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宋　衛湜　撰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孔氏曰自此至而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窆下棺也既引是在途故遂送君不待子而先還若葬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

廬陵胡氏曰封墳即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為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墳乃歸也封如字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

括髮者尋常是吉忽聞君喪若著笄纚則與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恒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鄭氏曰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禄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曽祖廟當寄曽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

之適子則於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下文云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則是據諸侯也宗子祭時祝辭云孝子某謂宗子也介子某謂庶子為大夫者告神止稱宗子某時庶子身在祭位也上云庶子為大夫祝云介子者庶子卑賤

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鄭云使若可以祭然

横渠張氏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曽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别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惟為士直為庶

人亦然

嚴陵方氏曰宗子為之正庶子為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内則謂衆婦為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為介子某以介子攝為祭主故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其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孔氏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荅畢更為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在家祭禮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不配不綏不嘏不舉不旅酬不陽厭見下文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鄭氏曰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孔氏曰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為攝主不敢備禮寀少牢特牲禮祝酌奠于鉶南復以辭饗告神是室奥陰静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

俎設於西北隅謂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為陽厭也厭是神之厭飫今攝主謙退不為陽厭似若神未厭飫然也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唯主人受嘏主人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

為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綏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為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此經所陳從祭末以次至祭初逆陳之以攝主非正逆陳以見義

長樂陳氏曰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

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餕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餕之也適殤有隂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䙴隂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隂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介而已則陽厭之略可知也攝主不假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賛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

主人受酢而綏祭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

山陰陸氏曰案祭之序酢然後綏祭假次之旅次之陽厭最其後也今其言如此著尤不得已然後不酢假嘏也以假易之著嘏假也此亦奠酬其異者不歸

肉據昏禮奠酬歸婦俎於婦氏人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鄭氏曰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孔氏曰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旅酬之事以上文總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賓禮有闕也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

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鄭云此酬之始止旅謂止旅酬之事

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鄭氏曰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孔氏曰諸助祭賓客各使歸俎歸餽也令攝主不敢

饋俎肉於賔也其將祭辭告于賔與常禮亦別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為壇謂

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也宗子死言祭於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故云身没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上問宗子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攝祭今問庶子無爵者云哉者以無正文疑而量度之辭宗子雖有廟在家庶子無

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廟謂有罪者若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註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此孔子據宗子有爵身在外其廟在家而言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辭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容宗子之家無爵不立廟或云祭於家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

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故也孝子是宗子之稱庶子不得稱唯已身終没而已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時可以稱孝禮無正文孔子引子游之徒有庶子祭用此禮是順於古義也今庶子祭妄為祭法是誣於祭

横渠張氏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秭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宫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而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

墓人為墓祭之尸是亦有時為之非禮經也後世任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為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鄭氏曰曾子言尸無益無用為厭時無尸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成喪無尸謂與不成人同也陰厭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曾子以祭是祭神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厭祭亦可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也孔子謂成人之喪有

為人父之道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無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故祭殤必厭葢以不成人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與殤同也陰厭謂適殤也陽厭謂庶殤也

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

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成人者從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疏於廟則明尊卑唯其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為成人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者為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然後勿殤也可矣

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也濯猶禮之有祼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自一日而言之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

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所從異者飫立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飫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隂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隂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之前謂之隂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

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孔氏曰曾子不觧孔子之指謂祭殤簡略一祭之中何備有此兩厭案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不祔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為備也如陰厭尸未入之前陽厭尸起之後見特牲少牢禮文

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少牢祝酌奠下云

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歳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户降則徹俎敦設于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參是以云殤不祔祭蓋宗子之殤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孔氏曰孔子更為辨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詳見鄭註喪服宗子孤為殤下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也云不序昭穆者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

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凡弟行無限親疎皆得代之

河南程氏曰禮云宗子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禮邪

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鄭氏曰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隂厭者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

孔氏曰士祭成人特牲今亦特牲尊宗子也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耳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玄酒重古之義祭成人則有之利成謂祭畢告供養之禮成利猶養也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

主於尸令以無尸故不為玄酒本不為尸祭殤略無玄酒耳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奥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註云小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

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熊氏曰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

山陰陸氏曰此荅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故曰其吉祭特牲正言吉祭嫌吉時祭從祖祔食也鄭氏謂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非是祭殤舉於祭始不舉於

祭終不告利成下成人也言不舉不言不舉肺容三代祭殤皆如此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無肵俎敬不足也無玄酒禮不備也是謂陰厭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爾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繹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

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内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内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鄭註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為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

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令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

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註據生者設祭之人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

及從凡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内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内親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墠祭之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祀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

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主其禮也上經云宗子為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既無別文故云亦為凡殤也唯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詳見祭法註

河南程氏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

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

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嚴陵方氏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

曰陽厭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

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

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耼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耼云

鄭氏曰堩道也變謂異禮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已止也數讀為速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

安知其不見星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疷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曾子問葬引至塗值日食則變常禮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荅以已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待日光明反回而後引柩案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相左者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葬不可迴反今

止柩不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蚤行至墓赴其吉辰也老眲言令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

唐陸氏曰老眲即老子也

横渠張氏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茍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堩似過也然蓋有是理

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茍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𧭈蓋恒行之塗也言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也

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也仲尼以為禮何也夫以人之行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為疑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

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於非禮而終亦以為禮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孔子善其問難明也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私館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

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

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氏曰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組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為餘機曾子見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

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史佚成王時賢史也下殤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賢猶有所不知召公欲斂於宫中如成人史佚畏知禮者召公為史佚問周公周公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史佚失指以為許遂用召公之言棺謂斂於棺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園圃也與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脚及

輁簀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繫著兩頭之橛又別取一繩繫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匝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堲周中故云輿機而往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累櫝弓云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者有遣車諸侯庶殤亦車一乘皆不用堲周輿機也

諸侯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乘下殤無車則輿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曾子見時世禮變問其葬儀如何孔子舉史佚謂失禮所由之人召公名奭周公云豈者怪拒之辭又云不可是不許之辭云棺衣棺自

史佚始明昔非唯於宫中不棺亦不衣也

横渠張氏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曾子問下殤葬於園相去遠遂輿機而往者以其墓園相去塗邇若墓園相去遠則如之何故孔子引史佚之殤史佚必是墓遠故棺斂而往周公猶曰豈不可豈不可無乃不可也言園者當是墓之園既曰族葬必不别之園

藍田吕氏曰園蓋在郭内藝植桑麻蔬果之地周官

所謂園廛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回有郭內之田足以供桑麻此乃園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略故無棺在園以其地近故輿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既遠不可輿機遂用棺衣此禮所由失今日之事若用禮則當如古或勢不能用則非所敢聞以禮許人蓋古人之所戒

山陰陸氏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塗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

與焉用棺衣棺謂宮中以棺草斂至墓又衣以棺也

廬陵胡氏曰言是豈於禮不可蓋恚言也先儒云豈者恠拒之辭恐非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氏曰出舍公館吉凶不可同處也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

禮之前驅為辟道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為尸之事受宿謂受宿齊戒也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孔子因廣說事尸之法案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註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

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恕也

孝也

孔氏曰自此至吾弗知也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强逼遣之與孔子引舊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其致事是不奪人思親之心以已情恕彼此據君許於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禄此

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　皇氏曰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

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

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無辟之事禮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

之作費誓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孔氏曰孔子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孔子言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喪而從金革蓋直貪利攻取於人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横渠張氏曰據稱所記老聃之説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聖棄知絶滅禮學何也老子為人必是簡易見孔子盛容貌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慾色及孔子

之問禮不得不以禮對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内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歴舉

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曲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荅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荅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至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周文彬

禮記集説卷五十

宋　衛湜　撰

文王世子第八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於别録屬世子法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為世子可為

法於後世故冠之於首且以名篇

新安王氏曰此篇首言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為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為法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鄭氏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者孝子恒

兢兢也又復也莫夕也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也帥而行之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

孔氏曰此篇凡有五段自此至為世子也為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及下事上之法于朝父母

每日唯二故内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令三皆曰朝以其禮同也此是聖人之法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鄭註間猶瘳也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長樂劉氏曰周公作無逸乃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王季之為西伯也文王五十以前猶為世子故自成童至於知命克盡其性以極事親之道始於為士而

終於為聖人皆由孝於其親雖舜有所弗及焉何哉
孝於親者篤誠為本則與舜同焉以備物為實則舜
有所弗迨也以親悅為致則舜有所弗迨也故曰以
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堯舜三
代皆所弗及此史氏所以序其事親始末埀之萬世
俾夫為君之子者有所法效則國之豈弟求配於天
有根本焉文王之於王季夜不遑寐故其旦日雞鳴
而衣冠已具内豎曰安文王乃喜以其違旦懷憂則

其喜形於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則履不能正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為大子也循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為極也前聖後聖雖歷百世其致同焉矧在父子之間又何加焉孟子所謂文王與舜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前後千有餘歲及其得志行乎中國有若符節之合盡性之事同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

帶文王減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己程其親之食力也

長樂陳氏曰始之以文武之為世子聖人之行也終之以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其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其有不安節則止於不滿容於其嘗饌善則能食嘗饌寡則不能飽而已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

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末有原則

與曾元復進者異矣漢文帝之侍親疾不交目不解

衣三年湯藥非所嘗則不進而袁盎以為髙世之行

蓋文武以來如漢文者亦鮮儷矣

嚴陵方氏曰日出為朝陽之始也日入為莫陰之始

也日中為晝陰陽之始也陰陽之氣至於三時不能

無變焉而人之氣血與天地陰陽相為流通故人子

之事親每於是時必問其安否然内則言子事父母

雞初鳴咸盥漱又曰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故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内豎即周官掌内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與御妻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

常故也夫人之安否尤見於飲食之際故其復常也必以膳為言焉視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在有察意在之為察猶存之為省也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羞也膳宰即膳夫也原與原蠶之原同夫文王之事親如此則不可以有加也故武王帥而行之而已不說冠帶而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常朝之日三也一飯再飯則飢飽常視親而不敢私自適故也

莊氏曰中庸謂舜其大孝也與其稱文王則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蓋父子之間舜處其不幸而文王處其幸也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文王何憂焉人見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夔夔齋栗冩嘗少異且自莫而旦自旦而日中歷時未久也文王唯恐不知其親之安否其心兢兢然不啻三月三秋如也朝服而三至寢門子之於親猶不敢以自致乃至寢門之外首致問於内侍焉内侍者

掌內外之通命立侍而致養者也內侍不止一人故即其當御者而問之內侍以為安文王乃有喜色詳味乃喜之一辭文王愛敬之心可知矣想其盛服假寐於雞鳴之初柔聲下氣於內侍之問延頸聳耳於曰安之對此時此心忡忡然若不能自釋幸其曰安則油然喜欣然慰其喜為如何以令者之喜而知向者之憂也然則文王之憂其親如此而謂之無憂可乎曰文王之於親惟憂其有不安節爾若舜之於親

則無時而不憂也載見而夔夔往田而號泣如窮人之無所歸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想其心常如文王不能正履時也常如武王不説冠帶而養之時也故觀舜之憂而後可以知文王之無憂觀文王之無憂而後知舜之為大孝雖然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　又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

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兹武王所以為達孝者歟　又曰人心有所憂慮則衣服飲食不能如常時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説令為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説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令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此足以見武王事親之疏節然則武王之孝有加於文王歟曰即文王之色憂行不能正履可以想見其不

說冠帶而養也即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可以想見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也故曰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疾既損則藥餌食飲皆可進故以瘳為減損也

山陰陸氏曰衣服不必言者言之示嚴也據使姆衣服而對言在不言察在而察之為在察或使代焉

廬陵胡氏曰緯書皆言文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謚曰文此不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耳當考

講義曰不說冠帶而養以見武王事親之誠其敬之之禮可謂至矣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武王之用心期以安其親之為至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鄭氏曰問何夢間後容臥也帝天也撫猶有也言君

王則此受命之後也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孔氏曰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令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

始咎周鄭註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因於羑里三伐謂伐鬼方密須犬夷則被囚在四年末五年初於時未必稱王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武王云西方有九國未賓君王其終撫有之爾雅釋天云年稔也稔孰謂歲穀一孰是年為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

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與齒俱有零落之義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

令云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

廬陵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為善故當撫有九國也言君王者鄭云此受命之後非也先儒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謂自伐鬼方至犬

夷則被囚在四年也於時若稱王則反狀暴白紂肯釋其囚邪書傳又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而釋文王先儒因謂是年克黎至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若然文王與紂為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紂乎且書云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令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獲天助爾非稱王

也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案文王三分有二令云九國未實足明此稱君王者不足信也人之考折天定其數令曰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文王受命惟中身謂五十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

長樂劉氏曰文王受命之後疾病旬有二日而愈故武王呼曰君王也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罔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是以寤寐所萌與天地合與

鬼神契則其修短得以自知武王豈不識其為年齡
哉不忍形於文王之所止也史氏欲顯文王之前知
乃追而記之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矣
嚴陵方氏曰黃帝有華胥之遊高宗有傅説之賚文
王則見丈人孔子則見周公莊周則化為蝴蝶聲伯
則泣為瓊瑰故周官有占六夢吉凶之法夢熊羆者
知其為男子之祥夢虺蛇者知其為女子之祥衆維

魚則知其實為豐年旐維旟則知其室家溱溱或夢
為鳥而戾於天或夢為魚而反於淵或夢哭泣旦而
田獵蓋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而人之魂交焉固有如
此者則武王九齡之夢豈足怪哉然而文王之疾間
必知武王有夢者以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
故也壽數在天而文王得以及子孫者聖人先天而
天弗違撫者安撫而有之也
馬氏曰其夢則一而其所見則異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武王之志在於安天下之民文王之志在於安性命之情達死生之分

山陰陸氏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著文王所謂我然天亦然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言動與天合如此而緩辭也乃者難辭也

石林葉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為信也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為夢邪是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

莊氏曰古之聖人未嘗無夢若黄帝夢遊華胥高宗夢得傅説夫子夢見周公皆是也武王於親疾未間之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安得有夢及夫既間而後寢蘧蘧栩栩與神明交故文王有何夢之問武王有帝與九齡之對然其夢則一其見則殊武王則以享

國之數推之文王則以享年之數推之雖我百爾九十卒如文王之言要知文王之言武王之心也蓋心有所思則夜有所夢武王無是心帝豈荅以是夢哉方文王寢疾之時武王切切於心思者不過欲其親享國之多與夫享年之永而已令得帝與九齡之夢遂謂終撫九國者豈謂文王他日享國之多可以卜其享年之永也文王則直以年齡為告欲使武王知我之享年如此女之享年又如此天命未艾適有寢

疾瘳何憂乎蓋文王又因是以釋武王之憂也然則帝與九齡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為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不然則降年有永有不永實繫乎天文王安得而私與之亦足以見聖人之心與天相為流通而天命之修短皆有以逆知之不知是何以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何以謂之自作元命又何以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哉若夫古者謂年齡則九齡乃九年爾文王何取以為九十注家

遂謂九齡為九十年之祥已為牽合況文王百年之數又何所取於此哉意者天命之修短文王固已洞然於胸中特假夢以及之初不區區專訊於一夢也學者不可不知

眉山孫氏曰案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有四歲也禮記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之崩年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文王服畢觀兵孟津於時年八十有

五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即王位於時年八十有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書藏於金縢於時年八十有八又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之年而至崩年計七年所謂在位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鄭氏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周

公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撃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文王之為世子題上事也

孔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周公則撻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武王成王之為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為世子結之

長樂劉氏曰成王幼不能涖阼諸儒之說互有不同以經無據也鄭康成傳註諸經最稱詳密今載其說云文王崩後始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十歲矣三年之喪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則周公也服除將欲涖阼階以行天下之政周公憂其幼弱而未能也猶欲攝之而羣叔流言周公乃以王命東征罪人斯得凡三年而後天作雷風大變以啓悟成王俾延文武之德業乃由金縢迎周公歸以攝天子之政成王年十

有五矣凡七年用熙文武基緒制禮作樂化及蠻夷功格天地然後復政於成王其年二十有二周公於是復留於朝北面臣事成王為之弼佑既終以完成王之盛德而史氏又載厥始攝政而成王尚幼穉孺子好惡趨尚弗協於中屢訓弗改而君也不可以加怒於是俾伯禽行世子事父之禮於周公以觀化成王使知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凡之禮焉然則撻伯禽用以為成王之愧恥也此所以用厥子抗其法以模

範成王之心俾趨於五品則文王世子之法又傳於成王以及於後昆焉

嚴陵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涖阼亦宜矣涖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别也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為子然後能為父知為臣然後能為君知為幼然後能

為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然其序則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内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馬氏曰成王幼不能行人君之事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者禮之常也故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伯禽者周公之子也成王之為世子雖有君之道不能踐阼則猶未離乎世子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許氏曰文王之為世子既以名篇又冠之於首又繫於此章之末蓋世子之法至文王而極盡方其問安侍膳之際必時其起居之適伺其寒煖之節一寢一食無時少懈是誠可為法於後世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非惟不敢加蓋亦不容有加矣至成王雖以幼沖之資其可不知世子之法乎雖然世子之道

於職則子也於位則臣也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既尸天子位則無為世子之道然遽為人父為人君為人長而子之所以事其父臣之所以事其君幼之所以事其長之道蓋未之聞也周公以輔相之職處師保之任其可無術以處此乎是以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以相觀而善至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愧之非特此燮父呂伋王孫牟之徒皆

子弟之賢也故俱得以入衛於王蔡仲蔡叔之子也曁其率德改行則始以為王卿士周公之善成王者可謂至矣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皆以教國子為職蓋莫嚴於師保莫親於國子嚴則有所憚而親則易以褻使朝夕於王居者皆伯禽若也則王誰與為不善而師保之職亦不勞而自舉矣大臣格君心之非其周公之謂乎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賛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賛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所宜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

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

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孔氏曰自此至周公踐阼為第二節論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凡學世子學謂教也鄭註俊選即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以時謂四時各有所宜即下春夏干戈春誦夏弦之類是也盾捍也干盾所以捍難考工記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

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孑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宣公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帗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動作之時羽翟羽也籥笛也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秋冬凝寒漸靜故云安靜引詩執籥秉翟是邶風簡兮之篇此籥師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歗籥是籥師既

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
舞皆教故鄭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
大樂正小樂正而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
正即樂師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經雜
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鄭引周禮樂師證
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
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引大胥證有教樂之
事大胥春入學釋蘋藻之菜合六舞節奏秋頒布學

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引籥師亦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謂大胥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引詩以雅以南小雅鼓鐘之詩證此經之南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據年二十升於大

學者若其末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弦謂以琴瑟播詩之音節詩音即樂章也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周立三代之學謂虞夏殷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為言耳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夏之制也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即

周之小學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鄭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鄭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舉三者之教

各有其時則所習之業與陰陽合德内足以正國子之性情外足以養國子之形氣藝順於天性與時偕行則罔有志於學而弗成就者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學謂教之也周官樂師掌國樂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而内則稱國子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然則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

勺為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然則舞羽籥者文舞也其樂以象為節焉皆小舞也故成童習之若大司樂所教六舞則大舞用之以薦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祭祀者也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載其地德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而志氣趨於聖智矣故孝友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此三代遜於五品無所入而弗自得者

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胥鼓南者舞以樂為節者也樂以舞為成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合六代之樂先王用之致中和位天地澤四海來百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彰德化春誦謂教國子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者也夏弦謂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為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也故宜誦以宣其中

和之聲焉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弦以極其純粹之致焉皆大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

長樂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

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　又曰學以樂所以和其心誦以聲所以調其氣動之舞所以治其形而詔之書禮所以正其行也　又樂書曰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

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

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覩矣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

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賛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箾所奏亦不是過也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温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温故也鼓鞞北方革音而其聲讙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

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為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

詔之瞽宗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嚴陵方氏曰學與書所謂惟斆學半之斆同斆教也春夏者文之時秋冬者武之時於文之時而忘武則廢功故春夏學干戈之武舞於武之時而忘文則失德故秋冬學羽籥之文舞大樂正即大司樂也月令有樂正又有樂師者彼非周制故耳春官樂師之職則繼之以大胥固知大胥者小樂正之副也教樂至於夷則教樂之道於是乎盡矣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

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為大者也而樂以陽為主故以之詔弦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殷人之學當學羽籥

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上庠辟廱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殷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為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大學大學在郊以其

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馬氏曰士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其德之成也此貴賤之别也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胥鼔南皆大學之法也自春誦夏弦以至於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也禮由陰作而秋者萬物之所斂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說者以謂士之德成則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士之德未成則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説蓋非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在於大學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亦在大學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以互見之也

山陰陸氏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内戚以誅其外者武

也故於武舞用之大舞則干與戚兼陳羽與籥並用簡兮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葢文不足乎武非所以為文德之盛武不足乎文非所以為武業之大故文雖用羽籥而干在焉武雖用干戚而羽在焉或言朱干玉戚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曰是不然也葢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干羽雖異

其器則一爾若周官羽舞所以無籥者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而已干舞所以無戚者象武事之小者以為扞而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玄孫毓孔穎達等以為萬舞唯干無羽也籥舞唯羽無干也是不知先王之制舞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此經學於小舞也干舞是矣干戚大舞也萬舞是矣先儒誤謂以干配戚以記考之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

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者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為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曰月令云執干戚戈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即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為干舞誤矣蓋司兵云五兵五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而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此

一證也戈兵也干盾也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此又一證也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云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先儒以為羽籥之屬司干所授也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也若戈則司戈盾授之穎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是也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

舞可知矣此又一證也周官籥師言舞羽吹籥而未嘗及戈何也曰事固有互發者蓋司干主干而已而所授有兼羽籥則籥師雖主舞羽吹籥不害其兼學戈也教舞容者以文為主故先王以籥名官而戈在焉教舞器者以武為主故先王以干名官而羽在焉此亦制作之方也

石林葉氏曰春釋菜合舞故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學羽籥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籥師丞

學戈則知必學籥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也陰主乎靜以聲對舞舞為動而聲為靜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事對聲聲為動而事為靜故春夏教以詩樂秋冬教以禮書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命之禮具於其中書禮則止動於經而已矣經能達其所有而不能予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

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唯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無聲則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為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為主故周兼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所謂大夏大武是也故樂正大胥籥

師皆學於夏之學旣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與之共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故弦誦之以大師如其西而立庠則典謨所終止於虞氏所謂外史御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也故典書必詔於虞氏之學旣立虞學於西矣則殷之瞽宗必與之並立而其功成治定與己為一皆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獨詔之以典禮庠也辟廱也序也瞽宗也皆其學名而所詔不同位所以順地春夏也秋

冬也皆其時序而所教不同術所以順天獨於東而不言者以其舉三代則周之制可見也然則王制所謂東膠者非謂辟廱歟詩禮傳記於辟廱嘗言之矣於東膠則未之聞也

廬陵胡氏曰學書於虞庠則周之小學也學舞於夏之東序則周之大學也學禮樂於殷之瞽宗則弦誦也先儒云三代皆立大學小學則周别有大學小學矣非虞庠東序也當考

天台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九夏樂章名之曰夏南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為節則温和而明達故名曰南案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南之義當在於此詩曰以雅以南南與雅合而言之亦此南可知若如鄭說以南為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僭者

哉近世沈括鄭樵說周南召南亦云南是樂名其說

頗近

禮記集說卷五十